

宇宙風社月書第七冊

百學洲半田
xian *cho* *hwa* *ai*

朱雯著

宇宙風社出版

宇宙風社月書第七冊

百 花 洲 畔

朱 雯 著

宇宙風社出版

宇宙風社月書第七冊

百 花 洲 畔

版 權
所 有

中華民國廿九年七月初版

每冊實價國幣一元

外埠酌加郵匯費

主 編 者 周 黎 庵

著 作 者 朱 雯

發 行 人 陶 亢 德

發 行 所 宇 宙 風 社

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十號
桂林桂西路二十四號
香港擺花街三十三號三樓

序

自我學習寫作以來，算算日子，好像已經有十二三年的歷史；然而每當我檢點存稿的時候，總覺得腴腆汗顏，惶悚不置。天下應該沒有學不會的事，也應該沒有不會學的人，可是在我看來，我自己正是一個不會學的人，而寫文章便是一件學不會的事。經過十二三年的學習，縱然是天下最難的事也該早已學會，爲什麼我的文章還是寫得那麼穉弱可笑，那麼淺薄可憐？

常有許多新知故友，每當翻辦雜誌發行刊物之初，往往不棄菲才，徵及下走，這更叫我慚慙穀觶。即使我不自菲薄，竟然伸紙執筆，陔觚染翰，然而下筆之初，總會陡然驚覺：寫什麼呢？論文小說？戲劇詩歌？還是小品隨筆？我不敢說會寫那一類的文章，更談不上擅長那一類的作品。於是我怨艾自己的沒有天

才，也痛悔自己的不肯努力，然而那是徒然的，直到今天，我還是抱着這一份無可彌補的遺憾。可是朋友們總是雅意拳拳，因此在這種殷切的督促下，也總不常敢辜負他們的雅意；於是時而論文，時而小說，時而詩歌戲劇，時而隨筆小品，信筆所之，不計工拙，送給人家之後就什麼都不顧了。寫得利多，便有勸我編印集子的，於是災梨禍棗，也居然出版了若干種所謂『著作』。古人謂立德立功立言，乃是傳世不朽之業；然而我寫文章，既不存立言的妄念，也決無希冀不朽的野心，所以一任浮沉，不虞毀譽；間若謬蒙獎掖，或則猥荷郢政，那便使我受寵若驚了。

我寫文章，雖然自比為戲劇中的配角，什麼腳色都起；然而暗裏自知：總以為最難寫的乃是隨筆小品。所謂難寫，是說不容易寫得好。既稱隨筆小品，那麼信手拈來，似乎都應該是題材，信筆寫來，似乎都應該成佳構；其實不然，空虛浮泛，無病呻吟，都是隨筆小品易犯的毛病。因為覺得難寫，於是乾脆不寫，所

以，不說假話，我之學習這類文體，算來還不到三年。『八·一三』以後，我從故鄉奔避出來，轉徙流離，跋涉萬里；自蘇入浙，自贛之湘，自桂徂粵，在生活上固然是備嘗艱苦，在經驗上却倒是獲益良多。每見奇風異俗，名山大川，往往文思洶湧，莫可天闕，於是發爲文章，纔寫成這些隨筆小品。二年餘來，想不到已經積存了幾十篇文稿。在廣西桂林時，曾將旅途雜記哀爲一集，題曰『難民行脚』，交給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。近檢存稿，尙可輯成一集，乃應黎庵先生之請，付宇宙風社梓印。題曰『百花洲畔』者，不過從全集中偶而檢出一篇比較風雅的題名，作爲全集的總名而已。

這裏的文章，略以內容性質，分類排比。大抵第一輯中，都是感懷之作；雖不免空虛浮泛無病呻吟之譏，然而抒寫之時，要亦以抑鬱於中不能自己而作。尤以『書室遺象』一篇，寫我在桂林良豐時遙憶已燬的書室，『孤島大年夜』一篇，寫我在回到孤島後第一次過年的景象，都把當時的感傷情緒，全部納入文中；寫

來雖不免粗獷，然而及今讀之，尚有餘愁萬斛，會從字裏行間，突然躍出也。

第二第三兩輯，都是旅途雜記之作。猶憶離開故鄉以後，每到一處，輒將所聞所見，隨時記述下來；曾以『我們這一家人』的總題名，連續發表在長沙『中央日報』副刊上。但是大部文稿，已經編入『難民行脚』中；這裏所編的，乃是零星補記之作，所以並不啣接。其中『從桂林到香港』及『一年間』兩篇，還是在回上海後寫的。那時『文匯報』發行元旦增刊及周年紀念特刊，柯靈先生約我撰文，乃以這兩篇應命。『從桂林到香港』一文，記得在『文匯報』上曾連載三天；而『一年間』（發表時原題爲『一年來的作家動態』）一文，則發表後還見到竹內次郎君的日譯。但是『一年間』一文，原稿既未保存，剪報亦已遺失，所以編集的時候，曾經登報徵求，兩天之中收到三十多封來信，使我驚喜萬狀。我原想萬一無法找到剪存的拙稿，那麼祇有根據日譯，重寫一遍了；而現在則無須重寫，這都是讀者諸君之賜。在這裏我敬向他們致謝。至於文章中敘述到朋友名字

時，因為行文方便起見，都未曾尊稱『先生』，希望朋友們曲宥。

第四輯是兩篇哀輓的文章；一哭亡女，一悼友人。亡女之殤使我無限悲痛，而友人之死又叫我憤恨良深。『殤』在香港星島日報『星座』上發表後，曾有不少友人來信勸慰；實則在此大時代中，這樣一個小女兒的殤亡，本也不值得如何悼惜，祇是爲人父者，總不免悲痛傷懷。我們現在安居上海，而那女孩子的遺體，則還埋葬在桂林北郊，風雨晨昏，羈魂無伴，死而有知，一定在責備她爸爸的太不慈愛了。

第五輯裏祇有一篇『局長』，文體略似小說，不過我是把牠當作散文寫的。當時我想用最客觀的筆調，描寫幾個危城中的人物，可是祇寫下這一篇，寄給望舒先生發表以後，就沒有接下去寫過，編在這兒，聊誌自己的疏懶云爾。

第六輯裏的兩篇，都算是雜感。雜感之難寫，當較小品隨筆爲尤甚。我之試作，完全爲了亢德先生的敦促。第七輯裏的兩篇，則都是序跋。序跋殊不易作，

所以我先後出版了幾種書，只有這兩篇序跋可以編纂在這裏。

編校自己的文集，一方面固然慚汗莫名，一方面却也有點兒沾沾自喜；姑不論文字的穉弱淺薄，總已把自己要宣洩的感情，要記敘的事物，一一留存了下來。反正是學習，也便不計文章的譚陋了。

感謝李，幫助我剪貼抄寫；謝謝一切鼓勵我寫作的友人，因為沒有了他們的鼓勵和敦促，我是連學習都沒有機會的。

是爲序。

廿九年四月十八日深夜。

目次

故鄉，我懷念着你！	一
書室遺像	九
孤島大年夜	二二
除夜感懷	三四
新年試筆	三七
×	
第一顆炸彈	四〇
一天的工作	四五
山村行乞	四八

上灘	五三
初冬的薄暮	五九
暗夜行旅	六三
百花洲畔	六六
×	
桂林浮雕	六九
秋陽下	七三
在赤坎	七八
從桂林到香港	八二
一年間	九八
×	
癩	一一一

悼公孫曼

一一五

×

局長

一一九

×

從假的到真的

一二六

雜感試作

一三三

×

『中國文人日記抄』序

一四九

『地下火』譯後記

一五二

故鄉，我懷念着你！

連自己也夢想不到的，我會離開了故鄉，那麼長久，又是那麼地遙遠。足足有一年了，我從可愛的故鄉，狼狽地跑了出來，帶着惶急，懷着憂鬱，忍心地撇撇了一個用四五年的心力經營起來的家，就那樣像浮萍一樣地飄到了這個遙遠的所在。是的，真像一莖飄萍，毫無目的地在陌生的土地上飄泊着，吉卜西似地飄泊着，而今竟然停滯在廣西的桂林了。講物質，我實在是一個幸福的人，因為在這樣的時勢中我還能夠嘯傲在以山水馳名於中國，甚至蜚聲於世界的地方，听夕陶醉在這麼美麗的山水間，讀誦書，寫寫文章，應該是值得自矜的；然而論精神，我相信自己是一個最苦痛的游子。像蟲豸一樣地啃着我，像石塊一樣地壓着我，像針尖一樣地刺着我的，是一種對於故鄉的懷念；這種懷念，連養婦對於她

已故的丈夫，孩提對於他纜別的乳母，以及熱情的少婦對於她契闊的戀人，也難以比擬其萬一。然而我竟飽嘗着這種比藥石更苦的滋味，馴服地接受了命運所賜給我的一份極刑，而且已經是一年於茲了。

在這漫長的一年中，我的足跡印上了一萬里的國土。在每一處可愛的疆土上，都有我悠閒地或者是急遽地踏過的痕跡。我曾靜靜地跌坐在富春江邊，望着對江隱約的山峯，被白雲吞吐地戲弄着，看沙鷗掠過蘆葦，穿進一叢茂密的柏樹，卻又撲撲地飛回江面，啣着小魚什麼的一下就溜走了；那邊撒着滿地的金光，是殘陽最後的情影，把一片片風帆顯得異樣的光亮，逗的三四隻小雀儘在風帆旁盤旋着，挑耍着，追逐着，在金色的光潮中升降。我曾迷惘地泛舟於徽江，看朝霧鎖住了沿江兩岸的山頭，讓炊烟繚繞着一帶蒼老的柏木，聽遠寺一聲鐘磬，接着飛來了兩三條晨鷄的曉唱，村犬的閒信，於是晨曦撥開了朝霧，把一些從山坳中漏了出來的光芒，微弱地灑落在松林篁叢上，一個晴朗的日子，從隱約

的梵雲已幽開了。江水在汨汨地流，微風鼓起了風篷的顛勝推着我們的小舟前進，到來了一個被三面的高峯攔塞得沒有一點去路的地方，我以為走迷了水路，儘望着黝黑的山巖發楞，然而焦躁地划到那邊，祇是輕輕地撻過一點，便有一條同樣寬廣的江流伸展在我們的前面，就那樣，這小船也走了二百多里路。我曾蹣跚地躑躅在百花洲畔，看寒風吹皺了一泓綠水，也吹禿了河邊的長楸，彷彿把環湖馬路上的汽車，也吹得格外疾馳似的。沒有游艇，沒有船娘，可是當我諦視着這一池滿鋪着漣漪的湖水時，我會神馳於一個暮春三月的季節：梭似的艇子在水面上浮，話盒子裏放送着急遽的什麼『特別快車』曲，游客挈着情侶，船娘挑逗着單身的青年，色情的譁笑蕩漾在平靜的湖面，連小魚都放大了膽子，爭啜着偶爾掉落在水裏的麪餅糕點；然而，這樣的冥想，往往如閃電一樣地短促，一下子就給嘈雜的市聲驚醒了；原來在殘冬的南昌，嚴肅的現實已經改變了過往的一切！我曾孤獨地徜徉於嶽麓山麓；坐着湫狹的小艇渡過了湘江，在沙洲上印下了半尺

深的腳印，再坐一道艇子越過了沙洲以南的湘水，走一程路，便是長沙馳名的嶽麓。我祇一個人，蹣跚地跛着，快近山麓了，把脚步更放慢下來，踏着滿地的落葉，仰望着矗立在當前的山壁。多少的遊人偻着腰肢在爬，多少的遊人停半山裏休憩，但我怕見那些絮絮地囁語着的遊伴（大多是年青的男女），便不想再往上攀，木然地佇立在那裏，驟然覺得自己已經相當地衰邁，幾乎需要拄起拐杖來行走了，雖然我也知道自己的年紀，比有些年青的人還年青。於是我感到一陣癱軟，無端地檢起一片殷紅的柏葉，搓着揉着，摔到一條小小的水溝中，看它悠悠地淌去，便也慢慢地走回來。而現在，我又停留在萬山重疊的桂林，無間晝夜地沈浸在大自然的美的懷抱裏，簡直陶醉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然而，不論在白天，在黑夜，柳的一響把我敲回現實的是，兩個發光的大字：故鄉！是的，故鄉，你叫我懷念得無法排解啊！

翻滾在客夢中的日子，真是快得驚人。從『秋老虎』的八月中旬離開了家，

在一個小鎮上過了三個月光景，聽着滿院的蟋蟀，從階下叫到了牀下；看着人家在怔忡的燭光跳動下，欣賞中秋的月明，而溫暖的友情使我暫時忘卻了流浪的痛苦，居然也強爲歡顏地湊趣。可是那樣的日子畢竟不很長，在一個殘秋的微雨的清晨，我又把一腔離愁，載在一條小小的划船上，吩咐秋水，載將西去。於是在南湖邊數着黑空中的幾點疏星，數着黑蛾蛾地擠動在嘉興車站上的人頭，等到子夜，車纔開走。到了杭州，西湖正在做夢，我們就期待着秋晨的第一縷光芒，而後倉卒地趕上了一條駛往桐廬去的輪船，衝過曉霧，直駛到一個傍山臨水的縣城。在那裏，我從圓通寺的山徑上嗅到了第一股初冬的風，檢起了第一片漬在霜裏的落葉，也從滿山的林莽中，感到了第一次陽光篩落下來的溫暖。可是沒有半個月，我又披着淅瀝的苦雨，裹着低嘯的寒風，給汽車給帆船載到了龍游，看了三夜的烏黑的天空，看了三天的急馳過去的列車，纔算搭上了連喘氣都覺得局促的車輛，載到南昌。南昌，這個給黃沙裹得緊緊的省會，已經滿是蕭條的冬景。